

陔餘叢考五

15
1906
5



15
1906
1877



36439
<2001-364>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為西將賀拔勝所窘韶
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懾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
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野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
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三騎來追稍將及神武
韶橫射勝馬殪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刃
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遠去
則韶所射即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悸不知
所為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為賜酖也是尚未確指為賜



陔餘叢考

卷九

一

酖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酖岳曰臣無罪歸彥曰
飲之乃飲而薨則賜酖係實事矣金祚傳祚隨爾朱天
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
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
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氏平之未還而岳被害無所歸神
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
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
降也盧詢祖傳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
謂魏收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
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
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白鷄北史作孫白雞北齊

書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韶
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夔楊欒元
定楊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
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
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
之已不及一事王羆傳增刺史崔亮舉羆爲長史朝廷
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
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羆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衆
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

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爲兄弟景還以語岳岳知神武之
奸遂不許尉遲迥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
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盧辨傳
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
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八爲
正全文斛斯微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
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
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
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
較爲詳脩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叱羅協傳周書
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旣害

朝士於河陰齊神武勸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
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爲荊州刺史至武
陶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以兵少
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爲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
八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
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
師脩極危苦李賢傳周書万俟醜奴敗後万俟道洛尚
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寶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
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爲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
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
騰傳周書有破蜀賊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

賊王令公鄧肱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背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為別將有功固當書即不為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眾共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眾推洛為盟主統岳之眾周文至以洛為右都督洛既為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

以洛為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論羣賊也北史刪羣賊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論野穀祿矣既破矣何必再論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周書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僂按北齊書亦作蔡僂周書芒山之戰有太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

書齊王憲之死年三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鄴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隴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尚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入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末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謠故文宣屢擊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往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旁及之如齊豫章王嶷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寓之反一事王僧虔傳忽入陳天福豫作壽塚塚成而遭刑卽葬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辦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仕至議曹從事事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蔣帝神一事始興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

八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邢祖
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搥僕棗木杖
爲對珽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
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
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
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偉與族
人爭田法行以已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開其田俱不
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
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南北史複傳

南北史複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
間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卽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
立傳在北者則宜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
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既在南
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既在北史矣而南史又
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昶薛安都蕭寶寅
蕭綜蕭大圓蕭祇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複若以
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北而傳中敘明其先
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
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
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
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

其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傳為戒乃何以於劉昶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本無事可紀非侃之入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於傳末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據南齊書東昏紀永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傳於北尤覺失當蕭摩訶立功於隋又與漢王諒作亂若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畫一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頴傳晉王欲納麗華頴曰武王伐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為晉王所殺北史以為高頴所殺其自相牴牾一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祖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謂李神僂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僂即應聲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其帝女南祖則又以此言為子昇神僂二人之語矣其自相牴牾二也北史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為常山王以楊愔等猜忌斥居

藩邸乃執愔及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於尚書省中入雲龍門遇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至東閣門成休寧呵止之不得入高歸彥諭之乃放仗帝至昭陽殿見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衛士皆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恩遇撫刃思効幼主吃訥不知所言乃納刀而泣楊愔傳則云常山王執愔等於尚書省拳杖亂毆各十人持之又執鄭子默於是擁愔等入雲龍門至太皇太后及幼主前具陳愔等將爲亂階臣等爲國事重共執愔等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時領軍劉桃枝等叩刀仰視幼主不覘之太皇太后謂幼主何不安慰爾叔幼

主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任叔處分遂皆斬之據本紀則常山王先斬愔等而後入奏也據愔傳則擁入見後主後始被殺也又本紀謂武衛娥永樂撫刃思効愔傳謂領軍劉桃枝叩刀仰視亦不盡一其自相牴牾者三也齊神武紀及段韶傳賀拔勝追神武垂及因馬倒而神武得脫之事乃芒山之戰也而賀拔勝傳又云齊神武攻玉壁勝從周文見神武旗幟乃持稍追神武刃垂及之則又以此爲玉壁之戰矣其自相牴牾者四也沙苑之敗齊紀謂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齊軍遂大亂而周紀則謂齊軍望見周軍少競萃於左軍周文鳴鼓起于謹等皆來合戰遂敗是神

武方競前趨利而敗非因地阨少却而敗其自相牴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刪落釀詞過本書遠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微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挿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謐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戴顓傳顓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璩傳璩教弟子孳孳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

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戲敬則聞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祐傳祐任寄雖重而不忌財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飪香淨適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棕傳棕與人交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宗遣人收葬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矜躁然能傾心接

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有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遐不肯證其毒母之事衆以此稱之又彥節既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羨之傳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筆楚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始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憐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

此重之韋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恤朝野以此稱焉韋夔傳帝賜以縑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饒礪之地朝野以此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歲為粥以飼飢人鄉黨以此稱之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昂傳昂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寧未有子養弟之子勣為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仍以勣嗣時人以此多之陸通傳通雖處機密

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楊惲傳惲軍敗遂就擄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懍傳懍博學有才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辛術傳術得法書名畫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孝言傳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爲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疊然亦何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祐傳旣云明帝輔政祐每說以君臣大義是祐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祐勸出以示人是祐又助逆之首也庾域傳旣云域在巴西魏軍圍之域固守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矣下又云魏軍退域上表賑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旣有倉則斃草食土時何以不濟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開也蕭摩訶傳賀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是摩訶之矢志決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入干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觀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既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戀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既云昭達出征厨傳飲食並同羣下士以此附之是昭達能與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軍

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衆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譔傳既謂譔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曰何關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譔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役來恐人元譔宗室近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是譔亦能執志抗暴者乃傳末何以又云譔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

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魏書安同傳同被誣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則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爲左輔則遺却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違羣議擢用矣元嶷傳城人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懸門發斷嶷腰而出詔尉景討平之嶷乃復任腰旣斷矣尚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修之從太武討和龍宋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爲逆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

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侯傳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軍脩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尅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脩北而尅南耶魏書則脩蠕蠕後太武旣還侯又與頡南討北史不析言之遂致斯謬刁雍傳魏書謂劉裕微時爲刁暢所撻旣得政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匿二字但云雍爲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矣且上旣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北史所云則似因爲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尚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公主不睦公主嘗愬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

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則上山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爲李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寤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爲之死終屬助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爲刺史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入關齋日呈其事以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謂典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囚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卽典籤欲翫法出之亦自有

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籤帥、實爲輕重兩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參觀隋志也

陔餘叢考卷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舊唐書書年號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創爲此例非也乃溫公彷彿宋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爲始按月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

帝卽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
被弑明帝卽位書改元泰始劉昫舊唐書中宗卽位正
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
元光宅是也此最爲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卽如唐高
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旣以六年書歲首而
三月以後卽爲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卽以二年起竟
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
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矐目矣
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
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卽位泰始也
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卽應書泰始元
年然其時廢帝尙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
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
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惧其
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卽大明九年也大
明孝武年號止有八年並無九年南史卽欲醒矐目只
應書是年卽景和元年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不亦
誣乎新唐書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卽
如睿宗卽位之歲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六月韋
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則少帝號也七月少
帝被廢而睿宗立始改元景雲則景雲以前尙有中宗
少帝二君何得盡行抹煞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究不

如舊史書法爲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旣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見年號恐閱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不慮其瞽目矣

按舊書又有自柰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開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卽以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爲宏道元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一

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尙未復唐制卻書十一月孫萬斬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書書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卽

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爲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爲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尙未爲帝也乃云立皇

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爲趙國公於立廟則書高祖進位相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世處卽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再書但云追謚妃竇氏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似登極時祇追謚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卽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爲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卽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爲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

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又書夏四月，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則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尙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卽云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卽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舊書宏傳內亦不載被醜之事，但云

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尋薨新書宏傳明書之

舊書武后垂拱二年，封王子成義爲恆

王，隆基爲楚王。按成義等皆睿宗子，是時睿宗已立爲

帝，則其子不應書王子。新書則云封皇帝子隆基爲楚

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張柬之等起兵討亂，遷武后於上

陽宮而奉以復位也。

新唐書李多祚傳敬暉等定計後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

乃舊書云

張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

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

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

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

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

璿，竝廢爲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新書則書

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四月復反。舊書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先書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後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上不康，詔立親弟潁王漙為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為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馬元贇，乘武宗不豫立為皇太叔也。舊書亦但云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竟似武宗憑几之詔矣。

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實，元寶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宣遺詔立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傑為皇太弟，是父帝崩，皇太弟即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一著之，此皆新書書法之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書法亦有可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既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

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相不書以靖爲主帥故也叅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炆與賊將武令珣戰漁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不書祿山則新書書法亦未畫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爲刺史亦書罷武三

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復舊書書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眾散去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爲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敗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爲亂拘行軍司馬任廸簡

別將張佐元殺伯玉，廸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爲亂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爲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至幽州，不能協軍情，爲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詣宏靖謝，願改心事之。宏靖不答，眾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爲留後，是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傳之自相牴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中推牙將王廷奏爲留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廷奏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攘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爲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勳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書之錯誤也。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醜，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六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卽以少誠知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爲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何往耶？新書旣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爲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失之矣。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由，而新書則必一一考之列傳，而後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卽以本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果、破宋金剛、走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功罪，自可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爲總帥，不詳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史於漢高成、臯廣、武之戰，

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及河南十郡降，賜姓李氏。此爲世勣入唐之始。三年秦王破宋金剛，僞總管尉遲敬德降。此爲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與羣臣論隋文帝疑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

於理也。舊書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爲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爲巢刺王，此爲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高武，此爲征高麗之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護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爲朝鮮郡王，扶餘隆爲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衆，此二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爲寵臣張易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爲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卽位在東都。

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睿

宗景雲元年，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新書中宗紀謂帝崩，山韋后及安樂公主進醜而安樂公主傳反，不明書其事。

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曠騎，此爲府兵變制之始。十七

年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爲千秋節，此後世誕日

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主之。

此爲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爲女

道士，號太真，此爲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

副使安祿山爲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

經略使，此爲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對東平

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

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卽位靈武，上皇在蜀。使韋見素、房琯、崔渙、賈冊書，及傳國璽。至此亦肅宗正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等事，不於本紀詳敘，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借回紇兵收京師，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玉帛子女歸回紇。及收長安，葉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卽從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此正見代宗爲太子時，能屈己爲民。

有君人之量，宐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僭號稱王，相連爲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真不成史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宣宗紀內敘此案幾三千字。尤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別爲體例，只書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

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晉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既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仲高璩劉鄴王鐸崔彥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

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敘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蠡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爲立傳其餘則第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蠡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爲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卽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爲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

調護得免及沮裴延齡張渠牟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爲太子欲諫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爲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見其爲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爲太子時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憚而憚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爲太子憲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憚穆宗始卽位舊書亦不載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年又以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今鳳閣侍郎李

昭德爲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爲司馬此見武后寵倖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邱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三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彟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章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爲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

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乃坐紹於纛下李邕遽請宣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爲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云有功沒後中宗既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竇希城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字皆謂元宗也竇威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卽位加尙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特進常卿上初嗣位土蕃人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亦

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築定遠城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汧公在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按史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汧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爲修史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以繼唐後故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此亦曲爲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爲今上乎

此非國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石下有韋况而傳中竟無况韋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渤裴潏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彍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緇郎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誡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爲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

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人行政諸大事而淫穢
瑣屑之迹本紀中既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
傳兩存觀傳中所敘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
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
襲殺奪展卷瞭如尤爲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
爲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
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雖僭號及歸唐
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尚列羣雄內
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彠舊書列功臣內按
士彠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
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新

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爲李義府之子義府諂附武后而
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盪者舊書乃附
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既列義府於姦臣傳
而湛另附李多祚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璹同
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璹不過醇謹始終爲
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
則等正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
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
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
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頌
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

說子均均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林甫同入姦臣傳舊書張暉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國忠同傳按暉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與林甫等奸權同傳新書改與劉幽求陳元禮等同傳王鉷本王方慶之孫若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侮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同傳則又各以類相從且鉷與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頊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俊臣之死及奏稱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廬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啖

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書改入文藝符令奇爲田悅將密諭其子璘歸朝而身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浮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爲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熅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令言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

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既傳於末卷此等從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泚傳後此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從一顧况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志中傅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誼爲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新書增之并記其弟瓌除黔南節度爲楊復恭沈於桔栢江之事蕭穎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

請蕭夫子爲師舊書乃無傳僅於韋述傳後附數語新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煜爲朱玫所立僭僞位凡九月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新書則附於嗣襄王儁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屬固屬燦然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相如蕭氏崔氏等爲之疏其支派尙屬有說其一姓僅一相而必爲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

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尙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書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宰相內自覺明晰今乃併爲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爲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書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書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爲是苑君

璋舊書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書以其降唐改入列傳與羅藝等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平郡王新書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旣降又叛故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書又編入列傳亦不畫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於文苑當矣新書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王紹宗亦但工書孔若思亦祇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學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而不入文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新書則專列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然新書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

勸傳後耶按舊唐書勸子孫因敬業之亂誅殺殆盡貞元中有土蕃將徐舍人自言勸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于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勸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

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遘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瓌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

人瓌則肅宗時為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另立嬖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為唐名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當安祿山反時為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既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為區別但相次為傳據事直書而其人之賢否自見乃田宏正李洎盡忠王室特摘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

并張仲武

始終一節爲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恭順。王元逵出兵助討劉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旣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爲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維簡斬關赴難爲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爲朱梁相，光嗣爲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

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來監於朝者，故歐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不立者，薛懷義擅寵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竟使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可入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霍等皆入藝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

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闕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反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後尚贈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泚似亦可少道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未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別立流賊傳乃與

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別爲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亾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康承訓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陸龜蒙集

卷十

三

